

天牢變花園

多發性硬化症的愛與力

什麼時候阿傑也能當新郎？

他不知道，儘管想了又想。

他掌握自己的心靈，老天爺掌握他的身體。

薇薇心煩，阿傑卻不能解女友的煩。

媽媽逼得愈來愈緊：

「妳打算怎樣？未來呢？兩人就這樣走下去？」



此症簡稱MS，病因不明，
就像病友間流傳的：「每一次它輕輕的來，
然後，偷偷拿走你生命的一部分。」
主角阿傑，在昂揚的三十歲前夕，陸續遭MS入侵，右邊偏癱，
在「被判無期徒刑」的絕望中，
折磨兩年後，才一步步跨出方寸間的煉獄，
為自己也为病友，開闢肉體和精神的重建之路。
明眼時候，總以為別人做得不夠多，
躺在床上，反而看到別人做的一點一滴。
心眼開了，他說。
他要把深深撼動自己的愛情、社會愛心，推廣出去……

失明。失業。癱瘓……

天上翱翔的培訓飛官，在地面爬不到床頭。

三十而立的年紀，他卻站也站不穩。渾身衝勁和飛揚的事業，都在病榻殞落，只有失能的感覺逐日增強，「太悲慘，我活膩了！」在沒有視野的摸索中，他拿起刀子在腕間亂割一通。

刀子劃錯地方，一痛，他又活了過來。

有聲有色過日子

二十五歲那年的速度和顏色，記憶鮮明。

「喇——喇——」窗外綠葉飛逝，漫山青翠，考上駕照不久，隨著蜿蜒的坡段起伏，方向盤快樂地左旋右轉。

阿傑奔馳在醉人的新店溪畔，早忘了幾個月前莫名的失明過，視力是受損許多，不如從前的二·〇，但不妨礙眼前的景致，多美！

人生的理想也無限。俊帥靈活的阿傑，篤信青春不留白，努力向前

衝。中學時混點幫派活動，打得頭破血流風光上報，轉到別的學校混一陣，然後下決心念軍校，念了三年，眼力愈來愈花，飛官之夢隨著休學變成泡影。阿傑進入社會，一邊工作一邊自我進修，二十四歲時，考上了台北工專，年紀不小見識多，幽默活躍，再加上抑揚頓挫的口才，阿傑身旁女伴不少，大專辯論比賽還贏得了「優秀辯士」的頭銜。

生活，就是要精彩風光，阿傑過得興味盎然，很快收到了邱比特的神箭，雖然不只一支，但正中紅心的是小他六歲的薇薇（化名），從此，清麗姿影進駐心中。

少壯要努力，阿傑循此名言，用力把自己分成好幾個角色。一邊上學，談戀愛，一邊維持趕趕趕的生活步調，家的功能只是一張床，除了睡覺，一分鐘也不多待。他很快在淡江大學附近頂下一間pnd，請妥了店員，小老闆自己再到貿易公司上班，二十五歲就賺進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。

忙碌之餘，感到左眼有些畏光，視線模糊，時不時有點頭痛，吃吃

普拿疼就好了，痛得頻繁，找找醫生，沒看出什麼名堂，吃點類固醇，很快也止住了。阿傑的生活腳步可不能停下，他想，既然能替公司賺錢，為什麼不替自己賺錢？申辦了營利事業登記證，阿傑開起貿易公司，經營進出口，搞得有聲有色。

看著這一個「有理想、有目標的好青年」，也忙著打工的薇薇很心動，約會時間雖然少，知道他想努力賺大錢，讓心愛的人過好日子。

告別青春

有聲有色的日子裡，三度急性失明，住進榮總，抽取脊髓液等做了很多檢查，病因不能確定，視神經從此萎縮；二十六歲的阿傑左眼全盲，右眼僅眼尾可感到光影和物體輪廓。此後無論睜眼閉眼，眼前的景致都像電視台播放完畢的屏幕，黑色底漆撒上金色碎點。

告別了方向盤，告別了疾風中的青山綠樹，阿傑也告別了昂揚的學生歲月。但是，恆留十九歲美麗容顏的女友，並沒有告別他。阿傑也沒

有放棄貿易業務，這是經濟命脈，他委託摯友阿芬代管，自己開始積極求醫。

安徽、上海、廣州……，大陸很多地方，都在七十歲老爸的陪伴下跑遍了，電療法、高壓氧艙、整脊術……，「痛翻了，可是要忍啊，每一個療法都是一個希望。」一次次，在希望和絕望之間擺盪，一次次落空，很無奈，卻不願認輸。

阿傑的脊背像星空，蜂螫的一顆顆黑色吻痕，為他嚐過的數十種民俗診療留下印記。

跑來跑去的某一天，突然，兩腿對冷氣的感應不一樣，再然後，電話筒拿不起來，彎腰撿東西時，腳一蹲下去就無力再起，像飛行中突然失速，他很慌，「一定有什麼事要發生！」

從榮總看病看到台大，該來的沒有逃過。

一九九七年，三十歲生日前夕的這一場急性侵襲，致使他運動神經受損，呼吸、行動、吞嚥、說話機能都急速掉落，右邊偏癱，來襲者確

定是「多發性硬化症」，簡稱MS，病急發時，可用類固醇緩解，但是遠程無藥可治，源於中樞神經病變，病因不明。

「三十歲，就被判了無期徒刑」

阿傑獨居在窄舊公寓的三樓，消沈到極點。

嚴重尿失禁和便秘，讓他無法入睡。情況稍稍緩和後，腿肌依舊無力，扶牆行走也相當吃力，他不願一直依賴紙尿褲，離開房門，摸索抖顫著走向屋後的廁所，卻經常在甬道上匍匐跌倒，靠著上身一撐一撐地爬回床邊，撐不上床時就扯下被毯，躺臥地板窩一夜，等到隔天中午，住樓下的爸爸來探視他，才有回床的機會。

蜷縮無力的手指，抖得不能拿筷吃飯，一向嚴厲的爸爸無言，端過碗來一口一口餵，吞嚥困難，喝進去的湯從鼻子出來，阿傑每一口飯都

要用力再用力，扭曲著喉舌才能吞下，扒一口飯，掉一串淚。

老父餵子，一餵年餘。那段時日，阿傑整張臉垮下來，極度陰鬱沮喪，連爸爸看了都怕，預感他會尋死，加上割腕事件，趕緊請人在陽台加裝鐵窗。

「三十歲，就被判了無期徒刑，」阿傑簡直崩潰，所有美好憧憬，化為斗室的困厄，往日海上長游一萬公尺的體能，現在竟不能下樓一步，軍校同學已經飛上幻象2000遨遊天際，「我卻在地上又喘又爬。」

第一次病發失明，阿傑信心未跌，以為再壞不過如此；第二次大病，來勢洶洶，老天把阿傑的身體禁錮起來，幾乎連他的心靈也奪去。

病症會大大小小的發作，有時某處神經莫名作痛，身體不停顫抖，渾身發熱，就像病友間流傳的：「每一次它輕輕的來，然後，偷偷拿走你生命的一部分。」

MS 蠶食鯨吞，後遺症日積月累，沒有人能預知病況是否會好轉？好轉到什麼程度？或是會糟到什麼田地？每個人症狀、進展都不相同，

可能和緩，可能急遽惡化。

阿傑想死，又不願死，可是，死期好像也不遠了。體重掉了九公斤，排尿困難，心跳變慢，夜裡一關燈，頓失依靠的黑暗更叫人毛骨悚然，他常恐懼地傾聽，遠近處是否傳來鐵鍊聲響，總覺得牛頭馬面快要來拘住他，那分心悸，比當兵打野外時撞見棺材死屍還可怕。

「男子漢，打落牙和血吞。」再苦再怕，阿傑自己承受，不把這些辛酸說給別人聽，唯一的心願是再困難費力，都要去日本一趟，趕在未惡化前，讓避債海外另組家庭的媽媽見他「最後一面」。

平日在百貨公司專櫃任職的薇薇，週末都來探望阿傑。她始終難忘，視茫茫的阿傑，曾經拄著拐杖，搭錯公車，迢迢輾轉送去一份生日禮物給她。溫婉重情的薇薇，輔助阿傑的生活事務，也鼓舞他，「天下還有更不幸的命運，你還沒有像漸凍人那樣動彈不得。」

這一趟日本行，薇薇攙扶他走，成為阿傑的護草使者。

到了日本，沒有接到生病預告的媽媽，乍見愛子，竟是這樣一番局

面，幾乎哭斷肝腸，想方設法為阿傑尋找醫療，一樣沒有成效。但是媽媽流不停的傷心淚水，填補了阿傑在家中和父兄的疏離，以及病後的孤絕無望。

黑暗中體悟親情

阿傑有三個媽媽，因為風流的爸爸有三個老婆，成了三個家。也許緣於複雜的環境，阿傑的成長過程裡極少有緊密的親情交流，兄弟之間也很少笑鬧交談，實質的相互支持更是稀有。阿傑病了多年，家人還一直搞不清楚他的病症，以為是喝了假酒或是中風，剛開始還譏諷他偷懶裝病。

老爸則不能原諒媽媽遠走高飛，這一房三個孩子，除了阿傑，哥哥也有嚴重糖尿病，弟弟也因車禍傷腿。

「人家說——」阿傑爸爸欲語又還休：「母雞帶子，毛色晶晶亮，公雞帶子，毛羽斑斑……何況我又老了……」

剛打掃完的他，有些疲累，站在樓下家門口吹風，一雙老眼凝視巷尾的黃昏，陪伴照顧這些年，老父感觸良多，他雖不擅噓寒問暖，卻沈沈擔著心。尤其怨責阿傑的病，是媽媽當年打了阿傑一耳光，傷及眼球所致。阿傑不認同父親的誤解，火氣上來，還曾以生病之軀，盲目向老爸揮去一拳，擊傷了父親的肋骨。

硬直的家庭氛圍，讓阿傑以為世上每家大抵都是這種狀態，每個人都得自己管顧自己，於是他拚命向外闖蕩時，也一樣硬心，管顧不了弟弟的需求，直到他仆倒，事事需人幫忙，他的視界才在近兩年的黑暗墜落中，慢慢轉了彎。

「讓爸爸餵飯，是從小不曾有過的經驗，長大了，有機會了，非常新鮮。」阿傑講得輕鬆，但是伴隨的呵呵苦笑，帶著嗚咽。每個中午，父親買來一只排骨便當，每到黃昏，老爸就在廚房裡洗切炒煮，準備三兄弟的晚餐。

「不管下雨日曬，爸都跑去幫我買便當，我也不會去想怎麼每天都

是排骨？心裡只有感謝。」癱瘓後的阿傑，漸漸不一樣了，「中秋時，我哥揹著我上車下車，去新店燕子湖邊烤肉，他自己也不方便，還揹我上山，好感動。」

明眼時候，總以為別人為自己做得不夠多，盲眼癱瘓之後，站不得，坐不得，貿易公司也不再開得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反而看到別人做的一點一滴。「因為，心眼開了。」

暗室窺見陽光，更讓人珍惜這樣一種幸福。

精神重建之路

躺了兩年，每天等著日出日落，可怕無望的周而復始，終於躺出一樣的味道來，原有的價值體系是被切斷了，但他發現了新的生命內陸。積極爭取的性格依舊在，最珍貴的資產畢竟沒有失去。

阿傑開始問自己：「真的就這樣？就這麼可怕嗎？總可以為自己做些什麼?!」他想起從前學的氣功，除了這個門道，別無他法能配合他的

身體。

氣功講求意念，阿傑想像一輪朝陽在腹中慢慢騰昇，運行，慢慢落至病腿……。柔和的陽光，令人舒服放鬆，神經不那麼弓張，精神自然活絡了起來。

阿傑也延伸了想像——自己和自己對坐，彼此對答。

「十萬分之一的得病機會，為什麼是我？」

「不是你，那你要寄望誰？」

「不會再是我了，我還有什麼可沮喪的？」

這三段論法，不是一天造成，是兩年漆黑歲月所築成的心靈堡壘。這條沈重的精神重建之路，一顆石子一顆石子搬運，舉步維艱。

「阿傑啊阿傑，」他對著自己說，「你的腳不行，如果手再不能變得有力，就不能撐扶著站起來，所以你的手要一天一天有力！」

然後每一天，他用勁撐，上臂練得粗壯，萎縮的右胸長出肌肉，蜷縮的指掌也鬆開許多，他愈來愈有勁，看著自己像在下一盤棋，對手不

是別人，就是老天爺，「祂愈是要我這麼困厄，我就愈想活得好一點。」

「阿傑啊阿傑，你讀過的，人生像大海，沒有暗礁，激不起美麗的浪花。」

「阿傑啊阿傑，你媽在日本，很遙遠，每天哭喔，如果能代你生病，她也願意，問題是沒有人能代你受過，沒有人！你必須接受這殘酷的事實。」

「阿傑啊阿傑，老天關了你那麼多扇窗，總會開給你另一扇！」

努力累積財富

阿傑的生理狀況糟透了，腦袋還是一流靈光，開始覺察到身體走下坡時，阿傑就竭盡做生意的手段和才智，努力累積財富，病倒在床時，他已小有資產，翻身變成股票大市場的投資人。他憑聽覺蒐集資訊，在股海中搏浪前進，加上哥哥的一些補助、政府每個月的重殘津貼，「夠了，花不完，人其實可以活得很簡單。」

落難的阿傑，還是比別人幸運，除了有靈敏的理財鼻子、關愛他為他搜尋國外資料的摯友，最重要的，他有一位超級心理醫師。

美麗的心理醫師每週都來造訪。阿傑半開玩笑的求她：「來嘛，當個有給職的女朋友，我每個月付你薪酬，來嘛……」試探多次，阿傑終於求來了他心靈重建最重要的一塊基石。

一九九九年五月，二十七歲的薇薇換了工作，成為阿傑的重量級祕書。

回想從前，兩人相識才一年，身強力壯的阿傑就病了，薇薇疼惜阿傑身受折磨，擔心這個年輕人從此一蹶不振，幾年來沒有停息過她的關愛，現在更是貼身相守。中午帶著便當來，收拾晚餐後離去，週末放假。在實務上為阿傑收發郵件、跑銀行、赴醫院取藥、整潔環境，她覺得沒做什麼，但阿傑認為夠多夠多了，因為摺件衣服都會把他考倒。

阿傑漸漸累積了人生的第一個五百萬，他執意付酬，從剛開始的每月一萬八，到四萬元，好讓薇薇貼補家計，沒有財務之憂。

點燃生命之火

付錢，不是為了交易，是本分，也是感激。

阿傑重燃生命光采，火種就是薇薇的真情。是薇薇讓他知道，病情雖然灰暗，生命還有機會，眼前的健康似乎看不到未來，但他依然可以抱持夢想——美滿家庭、妻兒歡樂的夢想。

會碎滅的夢想，更讓人緊緊相擁。

冰箱裡的鋁箔包飲料，薇薇預先插好吸管，寶特瓶的瓶蓋也都鬆開了，以免晚上阿傑渴了，手勁不能趁勢，還得搞半天。

阿傑排便排不出時，薇薇戴上手套，「牙一咬，照做！人不過就是個軀殼嘛，」她嘻嘻一笑：「挖出來，一顆顆的，很好玩。」

貼心的薇薇不只照顧生活，還拿阿傑的命盤找人算命，燒了符咒，要阿傑服下驅除厄運。阿傑欣然接受：「她要我心安。這不是迷信，這是心理衛生。」

薇薇像個孩子，看卡通影片看到動人處，一邊講給阿傑聽，一邊心

軟得落淚。但在阿傑逞強時，薇薇也瞥得見他的軟弱，逗他：「好了啦，別ㄍㄟ了啦！」

阿傑實在低潮時，薇薇就要他往亮處想，「世上比你沒人關心、沒人愛的人更多。」薇薇答應他，他還在呼吸的每一天，她都會來，她都會做，如果他走了，就為他把骨灰灑向大海。

這一雙溫柔的眼睛澄澄澈澈，毫不畏懼，她說：「遇到了，就不想逃避，只有去克服才是辦法，」相識十年，她看待阿傑，已不只是一個戀人，而是一個親人，情感的深度讓她沒有放手的念頭：「任何一個家人生了重病，我都會如此對待，不是嗎？」

把天牢變花園

這一分真愛，成為阿傑強烈生存下去的第一個理由。

這一番勇敢真情，也改變阿傑的信念，走向另一條人生道路。

「做生意很好玩，賺錢更好玩，但活著只為了追求金錢，太狹隘也

白活了，我現在要經營的是我的生命。」

這種話，哪裡是病前會說的？阿傑摸索過很多事業，忙忙碌碌，現在才發現，老天爺要他經營的事業不是映像管、不是食品罐頭，而是扎實的生命。

這樣的理想很抽象，很內在，甚至飄渺，但是阿傑很篤定。重新活過來的他，慢慢體會到，每個人活著，都有各自辛苦的一面必須面對。隨時踩進死亡階梯的他，是用「拖」的形式去面對每一天，更要有很大勇氣。

他必須擔當。

自殺尋短的階段已經過去，現在在乎的是怎麼好好活著。

他要努力把天牢變花園，讓花朵開在方寸之間。他努力爭取女友給他機會，努力營造讓人欣羨的愛情，努力過正常的生活，盼候著不久的將來，和普天男女一樣生兒育女。

「愛，太美，我不放棄。」

阿傑勇敢去追求，也盡力靠自己活著，他要活得喜樂燦亮，更希望能像很多人一樣可以付出去，他從他們身上看見，關心別人，生命才有力量。不只朋友、家人，他也從主治醫師葉炳強那裡感受到爽朗而又親和的力量。阿傑看不見葉醫師，但沒有忘記他的樂觀、輕拍病患肩頭的溫暖，讓日後的阿傑在消沈之中慢慢回味，抑苦思甜，萌生了正視疾病的種子。

「治療我們的最佳良藥，不是什麼干擾素，」阿傑開始像個傳教士，把自己的發現散播給病友：「而是——關——愛——他——人。」

將付出化為「動詞」

好好經營生命，一個人很難辦到，他有薇薇，別的病友呢？阿傑透過好友幫忙，蒐集了不少病友資料，他主動和病友聯繫、彼此慰問打氣，希望能成立一個「打擊病友會」，大家相互訊息交流，不被疾病陷於苦難。即使只是說說軟便劑的功效，都是長期以來痛苦體驗的提煉，省卻病友

在時間、力氣上繞一大段冤枉路。

明眼的時候，「付出」只是個名詞，說說就算了，現在他想把它化成動詞。

「的確很苦，但可不可以不那麼苦？」

一個人力量薄弱，他和病友淑華、金樺合作，發起病友聯誼會。

淑華活潑熱心，兩次病急大發作，經歷了呼吸窘迫的威脅後，「離死亡很近」的感覺浮上心頭，待病況穩定，她負責聯絡台大醫院的醫護、社工人員；金樺病齡最久，身體狀況則最佳，電腦工夫又一把罩，擔起了各項聯絡、文書等工作；視力歸零的阿傑負責工作的分配和提醒，然後，他吐著舌頭弄濕一張張郵票，貼上信封，把聯誼會成立大會的通知書寄出去。

二〇〇〇年四月，在眾多熱心者協助下，台灣的第一個MS聯誼會成立。病友和家屬們團團圍坐，分享這一路的辛苦和憂懼，也一起盼著美國MS基金會懸賞百萬美元等待解藥研發者，能夠快快有人認領。

阿傑由哥哥揸下公寓陡狹的樓梯，來到會場。輪椅上的他，一襲白衫加上小背心，顯出帥氣和自信，是他依憑記憶請薇薇從衣櫃中挑選出來的。失去視力的阿傑，沒有失去從前對穿著的敏感，也沒有遺忘他言辭貼心的才能。

「經過一段時光調適，現在，我每天打電話給病友，彼此鼓勵，但願有一天重新站起來，」阿傑在小團體分享時，神色平和，字字清晰：「希望各位千萬不要走到我這個階段，如果來了，也不要害怕。最重要是保持身心的健全，以及對照顧者的體貼。我們實在沒有悲傷、絕望的權利。我在尋找一個活著的理由，也希望我們都能去尋找，未來合出一本書《活著的一百個理由》……。」

堅定的聲調，演說一般的風采，阿傑掃淡了團體中原本的沈重陰霾。掌聲紛紛響起，傳遞出大夥兒對這位年輕人的讚賞。

聯誼會後，阿傑的心願更大，期望能結合眾力成立基金會，促進安養中心的設置，以及生物科技的研究。會訊的編務雖然阿傑不易參與，

但他依舊常和病友電話交心：

「小妹，叔叔病得比你嚴重，都過得這麼認真，妳要加油，等我們好了，我們去澳洲玩，約好了喲！」

「現在的確很困厄，但老天總會留一條路給你走，我們要積極的去找那扇窗，而不是消沈的看自己有多苦……能跟你聊聊天，也是我活著的理由之一。」

勇敢鐵三角

「阿傑好可憐，」有一回，淑華笑咪咪地說。

「可憐？」我吃了一驚，這兩個字竟會連在阿傑身上？不過聽到下文，阿傑應該也會莞爾一笑吧。

「因為，我都拿他當負面教材。每次看到已經病了幾年的病友，還成天哀聲嘆氣，我就把他們轉介到阿傑那裡。你知道嗎？這招真的很管用！好多病友和阿傑聊過後，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，他們從阿傑身

上看到，自己擁有的是何等之多。」

阿傑，也是淑華在一篇文章中為他取的名字，取英雄豪傑之意。阿傑本名宋建益，經此一改，他也喜歡上了這名字，多以阿傑自稱。

淑華從十九歲發病至今，十三年了，因感覺神經受損，致使上半身終日疼痛、影響呼吸，白天努力上班，回到家則多半躺著休息，她很慶幸自己雖有內傷，外表完好，但也因不具「說服力」，只有恭請阿傑當病友的心理諮商師。

這場病，讓淑華學得溫暖體貼，因為知道生病的難處，朋友病了，她懂得適時扶持，她病了，一大票朋友來醫院排班照顧，她很感激周遭之愛源源不絕，也很看重自己的生命歷練，「我是上帝所揀選，嘻嘻，祂要找人，也要找個有資格的人來學習這一課嘛。」

同年齡的金樺，也是十分看重自我生命的獨特，他在工作崗位上奮戰到最後一刻，身體不堪承載才離職，同事紛紛為他爭取資遣費、發動募捐，「讓我看到人性中最美的部分。」他得人支撐，也支撐別人，病

友有難，他慷慨相助。

十六年病途迢迢，金樺以淡淡的笑容稀釋苦痛，笑中含淚，化入尋訪自我的小說寫作途中，在他二十四小時開機的電腦桌前，重闢另一番生涯，「身體要往下，不是自己可決定，但情緒要往上，則是操之在我。」無怪乎阿傑說，他堅信他們這鐵三角，是一輩子的朋友。

疾病，墜他們於地獄之火，但他們心上，努力攀進天堂之門。

美國有一位模特兒露西，從伸展台墜入輪椅，隨著MS起起落落十餘年，但她獲得的心理支撐顯然強得多，初知病情，家庭醫師便緊緊擁她入懷，任她嚎啕大哭，隨後安排她持續接受精神治療，歷經多年的蛻變旅程，露西成為MS協會的分會治療組長。

我的工作範圍包括：給予病患希望及勇氣、討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、談論美好積極的光明面，同時也必須談論如何面對悲傷與擔憂。在精神治療中，我重新建立了自我價值……。

現在的我已經成長成熟，也繼續做模特兒的工作，只是服務的對象換成殘障人士。（注）

重病來襲的椎心之痛，亟需有情之手相扶，台灣的阿傑發病後，沒有心理諮詢做為醫療配套，折磨兩年，才開始走上露西之路，在付出中重新成長，也成就自我。

這一群病友自助攜手，合力讓自己走的不是孤獨之旅。

創造新奇蹟

阿傑的遭遇，落差大，衝擊強，他形容自己：「此後我的人生會像大瀑布，很壯觀！」阿傑不是自嘲，是自信。這一番生命影像的確是病友中「最有看頭」，因此上了不少媒體，阿傑也樂意受訪，召喚更多病友走出陰暗角落，「何況，我能帶給社會已不多，能讓一般人不用如我這麼不堪，就可增長關愛的智慧，很好。」

二〇〇〇年七夕之夜，薇薇和阿傑的動人愛情在電視新聞上放映，落淚者中，有一位後來成為阿傑強烈活下去的第二個理由。

「腳板放輕鬆——好——腳趾頭翹起來——一二三四……」

週末，在阿傑的斗室裡，國泰醫院物理治療師簡文仁一邊唸動作，一邊俯身輔助阿傑，把腳趾頭往上扳，停住，維持動作，「如果腳板翹不起來，走路時腳尖就會卡在地上。」簡文仁說明後，讓阿傑坐起，練腹肌，接著評量狀況，練蹲，練站，以助行器學走……。

這已經不知是第幾度的週末。

七夕那晚，螢幕上的小倆口讓簡文仁欷歔不已，也專業判斷阿傑應有復健的潛力，隔天就走訪阿傑，此後每週末，義務為阿傑帶來一套復健課程，以及無限希望，強颱風襲也颯不住他的腳步，「只是提供一點微薄的力量，希望明年七夕，阿傑能下樓，走出戶外。」

從前，阿傑在醫院做過復健，但對許多身心障礙者，走去醫院不是簡單的事，健保不給付在宅服務，少數縣市開放的居家物理治療，也只

針對中風病人。阿傑的復健經驗不多，但他現在意志剛強，簡文仁為他設計的復健課程，每日約需十分鐘，阿傑做上兩小時，汗水在髮絲間流下，「好爽！」

阿傑努力做，因為「不能糟蹋社會的愛心」，三個月後，阿傑狠命做，因為他發現「雙腿可以固定、用力，不一樣了！」阿傑告訴自己，文獻上沒有MS復健成功的案例，他要創造這第一個奇蹟。

週末的阿傑家，快要成為病友的觀光勝地。簡文仁則應罕見疾病基金會的請託，把善行延伸到肌萎症等病友團體，身為台北市物理治療公會理事長的他，並在公會上發佈招募義工的訊息。

善緣，一個結締一個，生發出去。

千萬個感謝，阿傑澎湃在心。孔雀蛤的下午，則讓阿傑哽咽難言。

那個週末，簡文仁開車繞道淡水，「舉手之勞」拎來了一個塑膠袋，剛剛買來炒好的孔雀蛤，從城北一路到城南，熱氣在木柵阿傑的小屋中散開，那溫度、那氣味，阿傑愣住了，怎麼可能！心頭滿滿，嚥不下去。

「不過是一個隨意提及對淡水名產的想念，而我，也不過是一個無親無故的人……」回憶當時，阿傑還是哽咽，「我……我是不是應該慶幸，這場病讓我享受了很多愛？」

「人生就是這樣，有時就會想念著什麼。」簡文仁一笑置之。

生命被尊重，阿傑深深撼動。人間最可貴的是互助，阿傑又學上一課，他想看齊，希望四十歲前能促成基金會以及「中途失能之家」的成立。

愛得理直氣壯

復健未過半年，還沒等到下一個七夕，阿傑已經扶著簡文仁肩膀，費力許久，步下三層樓的陡峭階梯，「外面的空氣真好！」第二次再下樓，依賴度更少，時間更短，阿傑親自把紅包交給當天成婚的外甥。

走出房門，世界變大了。婚禮的喜氣，染在阿傑身上，什麼時候阿傑也能當新郎？他不知道，儘管想了又想。他掌握自己的心靈，老天爺掌握他的身體。

薇薇心煩，阿傑卻不能解她的煩。

媽媽逼得愈來愈緊：「妳打算怎樣？未來呢？就這樣走下去？」

是的，就這樣，陪他一輩子走下去。薇薇沒有出聲，答案在心中響著。

薇薇說不出口，無法坐下來直視媽媽，真正談心。母女倆冷戰好一陣了。

阿傑也努力過，打電話給薇薇媽媽。

媽媽說：「薇薇應該出去工作，接觸人群，做些對社會有幫助的事。」

「她幫助我，不也是幫助社會？」

沒有交集，不歡而散。

媽媽不能捨得女兒受苦。阿傑不能愛得理直氣壯。

很多病友在求偶路上，早早都打了退堂鼓，想成家，卻因病困家中，無交遊圈也無機會，尤其憂慮日後惡化，糟蹋了別人一生，只能在愛情的渴盼和推拒中，苦嚙兩難滋味。

一位美麗的肌萎病者說：「我收到男人愛慕的追求，同時也看見他不敢承擔的眼神。」

一位病兒媽媽說：「換我是薇薇，早就逃之夭夭。」

對多數人而言，重病即使不是罪惡，也是沈悶之擔，得享愛情幸福者少之又少。模特兒露西，病後動過無數手術，經過好長時間她才體會，她和男友終能攜手走穩婚姻，不是靠運氣好，不是用「生病」理由拴留他，不是只為滿足他的「被需要感」，而是設想倘若交換角色，當她成為照顧者時，也樂意因愛和關心，與生病的丈夫長相廝守，她們之中是互信互賴，是主動的關懷，不是需索。

阿傑很幸福，薇薇願意承擔。阿傑不敢強求，心裡愧對薇薇的家人。阿傑不多奢望，只能力求自身踏實、安定。他申請的國宅快有了，尤其鍾意其中一處，客廳窗前視野良好。他看不見，但他期待薇薇住得心曠神怡。

面對外界壓力，薇薇沒有動搖，「他依然吸引我，是一個有理想、有目標的好青年，只是不再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生命自身。」

一回，阿傑在電話中和我聊天：「不是我臭屁，薇薇不受別人左右，

證明她通過了我的考驗，不像我以前的女友……」

「嘿嘿，阿傑，」我笑起來，「薇薇現不在你身邊吧？」

「是嘍。」

「怪不得薇薇說，她常吐你的槽。臭屁小子。」

隔天，阿傑又打電話來：「我問了薇薇，她覺我講得沒錯。我隨時可能撐不過去，我所有的不堪，在她面前都必須坦然呈現，這對我們都是很大的考驗。」

阿傑，你這麼認真過日子，臭屁些何妨，印證你沒有失控於恐懼。

「有我在，你怎麼可能爬不起來?!」

二〇〇一年初，夜寒風凍，薇薇和我去尋訪一家咖啡館。離開阿傑家，步上道南橋，悠悠的景美溪映著星光流去，薇薇遠望一彎長堤，沿河堤岸曾是小倆口遛狗的戀愛樂園，但她沒有懷想當年，倒說起今天的事。

中午，阿傑重心不穩，整個人坐倒地上，「這樣摔法，我爬不起來了。」

薇薇搖頭。想了一下，她運用簡文仁教的復健姿勢，讓阿傑兩腿併攏。她走到阿傑背後，彎身，伸手穿過阿傑脅下，腕部在阿傑膝頭用力一頂，借勁使力，撐起了阿傑。

「妳活得比我還狠！」阿傑嘆道。

「有我在，你怎麼可能爬不起來?!」

「我原預計，妳那麼愛哭，這回我們倆只有一起坐在地上哭了。」

「我不會哭。受感動的哭和受挫折的哭是不一樣的。」

道南橋在晃動。風在顫抖。

偏過頭去看薇薇，那張臉多麼溫柔，那細緻的嗓音卻是多麼膽氣迫人。腦海中又浮上難忘的定格畫面——

阿傑左手撐住門，右手和薇薇的右手緊緊交握，形成身體的支撐點，也凝聚心理的支撐點，兩人相依，每天如此，穩穩緩慢的向前走……

夜裡的蒼穹，遠遠響著迴音——

「有我在，你怎麼可能爬不起來?!」

四月中，硬漢阿傑落下淚來。

這一天，他沒有假借任何人的肩膀，完全以一己力量上下樓梯。

太開心了！他告訴簡文仁：「我們正在創造歷史。」非這樣堅持不可，非得這樣活，不能改變！他激動的聲音裡，混合著滄桑和驕傲：「在絕望之中，我選擇給自己機會，然後，我從谷底爬了上來。」

這一刻，是永遠的真實。不論身體、愛情有怎樣新的變異。

這一刻，他爬上心靈的頂峰。

注：《生命之舞》（*Watersheds*），Tom Koch 著，洪建全基金會出版。

